

嗒嗒蹄声马年来

■张偶良

与一个文明的轨迹紧紧相衔。

犹记得在内蒙古亲历的那达慕大会。当号令响起，万马如离弦之箭射出，蹄声如滚雷撼动大地。骑手们俯身贴背，与马浑然一体，仿佛不是人在驭马，而是马将人的意志与勇气驮向天际。那一刻，我恍然彻悟：马，绝非代步的器具；它是战友，是兄弟，是腾格里赐予草原儿女用以触摸苍穹的翅膀。

马背上，驮载的何止是骑手，更是半部皇皇的华夏史册。

周穆王驭八骏巡游天下，那“绝地”“翻羽”“超影”“腾雾”的名号里，藏着一个民族对超越极限的最初幻想。李贺笔下23首《马诗》，字字是铜声铁骨：“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那敲击瘦骨发出的清脆回响，是埋于脏腑的不灭雷霆。最令人屏息的，莫过于昭陵六骏。帝王铁骑，化作石上英雄。看那“青骢”，身披五箭，犹自冲锋；“什伐赤”身中五创，腾跃不屈。它们从不是神话中不死的瑞兽，而是会痛、会倒下，却在何等智慧的凝望里，将这一草莽精灵的形与神，镌刻于笔画之间？我想象着远古的某个初春，冰雪消融，原上草青。一匹桀骜的野马，首次在人目光中停下了奔突，从此，它的命运便

里。我曾在华北从戎多年，与马结下不解之缘。记得一个寒冬，部队野营驻进深山村落。炕头炉火旁，一位大娘说起她家的枣红马，眼中闪烁着微光。那马，春耕时负犁，秋收时拉车，闲时驮着一家人赶集走亲戚。她说，马通人性。老伴夜里咳嗽，它会轻轻回蹭肩膀；老伴夜里咳嗽，它就静静竖耳倾听，不再嚼草。最奇的是，有一年，老伴病重，那马竟三日不食，终日望着窗口，发出低沉哀鸣。待老汉病愈下炕，第一件事便是颤巍巍走进马棚，抱住马颈，老泪纵横。那无声的相依，胜过万语千言。

偶然展卷，读到一个唐代轶闻：落魄书生，梦白马告之曰：“骑我赴试，必捷。”次年书生果然高中。后人遂建白马祠，香火祈愿连绵不绝。这“马到成功”传说的背后，承载着最朴素也最顽强的人生梦想。

马，寄托着人们关于速度的亘古幻想，是人们丈量天地、缩短相思的羽翼。而今，钢铁巨龙的速度早已超越任何骏马，但每逢马年，我们依然虔诚许下“马到成功”的新愿，书写“一马当先”的豪情。这并非简单的怀旧，皆因马所象征的那股精神——进取如风、忠诚如石、勇毅如铁，这早已渗入我们的文化血脉，成为基因里的鼓点。

思绪拉回古街，满目已是马的欢腾。糖画师傅手腕轻转，琥珀般的糖丝绘就骏马腾空；剪纸老人的巧手下，红纸化作踏云追风的祥瑞；孩童戴着马头帽，帽穗儿随着奔跑跳跃，活脱脱是一匹匹撒欢的小马驹。这洋溢于市井间的生动形象，与徐悲鸿笔下瘦骨嶙峋却志在千里的野马、韩干画中雍容雄健的厩马、李公麟描摹温顺坚忍的役马，共同构成了“马”的完整精神图谱——民间喜庆与文人风骨在此交融，交织出入世又超脱、勇毅而温厚的文化象征。

更无人静，我推窗独立。万籁俱寂之中，我仿佛看见一匹白马，自时光的纵深处驰骋而来。它的鬃毛拂过《诗经》的河岸，蹄声叩响汉唐的关山，跨越宋元明清的烟雨，终于在这新时代的晨曦晨光里，化作天边第一缕流霞，明亮而温暖。

马年，真真切切地来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此般的蹄声里，汲取前行的勇气——

不是漫无目的的狂奔，而是心中有罗盘，眼中有星光；

不仅追求一瞬的疾驰，更懂得长久的忠诚与沉默的坚守。

这，或许才是嗒嗒蹄声中，那古老智慧的真义。



追风（中国画）

胡国伟作

文化随笔

蛇年悄然而逝，马年踏着云端的新光，倏忽已至。

岁序一更，人间气象便截然不同了。街头巷尾，荧屏内外，乃至人们的交谈呼吸间，都仿佛萦绕着一种轻快而昂扬的节奏。说的、写的、画的、盼的，总离不开那个矫健而亲切的身影——马。

信步至嘉兴月河古街，冬日晴光薄薄地铺在青石板上。我忽被一处光景牵住了脚步：一位银发老者，正凝神静气，展纸挥毫。笔酣墨饱，落于红纸，一个斗大的“马”字跃然而出。那笔锋如雷，力透纸背；转折处似有筋骨，奔腾之势呼之欲出。尤其最后四点，淋漓而下，真如嗒嗒蹄声，击打人心。我蓦然醒觉：马年，已带着它深身的精气神，踏进了新年的门楣。

这汉字，真是生灵的灵魂。你看那“马”，横折如昂扬之首，竖笔似挺拔之躯，四点便是永不疲倦的征蹄。我们的祖先，在何等智慧的凝望里，将这一草莽精灵的形与神，镌刻于笔画之间？我想象着远古的某个初春，冰雪消融，原上草青。一匹桀骜的野马，首次在人目光中停下了奔突，从此，它的命运便

秦岭深处的年夜饭

■田真夫

情感兵站

30多年前的秦岭深处，积雪覆盖的山峦像沉默的巨人，守护着驻扎在峡谷中的军营。那年春节，寒风裹挟着雪粒敲打着营房的窗户，却驱不散新兵们心中对家乡的思念。大年三十那天，炊事班的老班长早早开始忙碌，灶台前腾腾的热气模糊了窗户，里面隐约可见红烧肉在锅里翻滚，炖鸡的香气飘散在空气中，还有那金黄诱人的炸带鱼——这些都是军营传统年夜饭的必备菜肴，为远离家乡的战士带来一丝慰藉。

营长在中午集合时宣布了一个特别任务：年夜饭每名官兵都要亲手做一道家乡菜。这个消息像火花般点燃了大家的热情，老兵们胸有成竹，新兵们兴奋地讨论着，眼神中闪烁着期待。尹营长是河北唐山人，他率先示范，在食堂一角摆开阵势，和面、擀皮、包馅，动作熟练而从容。饺子被他双手一捏，圆润饱满，仿佛小小的元宝。王教导员是山东人，他带来了凉拌菜：白萝卜、胡萝卜和黄瓜被切成细丝，淋上香醋和香油，撒上芝麻，鲜亮的色泽让人眼前一亮。驾驶员小王来自四川绵阳，他把一口大锅架在炉子上，红油翻滚，花椒和辣椒的香气弥漫开来，他自豪地介绍着四川的火锅文化，战友们围在一旁，脸上写满好奇。

轮到我了，作为湖南人，我准备做辣椒炒肉。刀刀在案板上落下轻快的节奏，青椒和青椒被切成匀称的细条，鲜亮的色彩交错层叠。热油下锅，肉片迅速翻炒，辣椒的香气随之升腾，刺激

着每个人的嗅觉。我一边操作，一边向战友们讲述湖南菜的特色，大家都忍不住咽起了口水。两个通信员是安徽黄山人，他们的家乡菜也别具风味。还有几位刚下连队的新战友，他们商量了半天，最后端上桌的菜不是炖了便是炒熟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笑声回荡在营房，冲淡了大家的乡愁。

当所有菜肴摆上长桌时，食堂变成了一个微缩的中华美食博览会。饺子晶莹剔透，凉拌菜色彩缤纷，火锅热气腾腾，辣椒炒肉红绿相映，安徽菜则带着独特的酱香……我们围坐在一起，营长举起筷子，带头品尝凉拌菜，赞叹其清爽开胃；教导员则对火锅赞不绝口，尽管被辣得直吸气，筷子却停不下来。驾驶员和我互相交流烹饪心得，通信员们则分享着家乡的饮食文化。每一道菜都承载着家的记忆，每一口都让我们感到温暖，仿佛亲人就在身边。

那顿年夜饭不仅填饱了肚子，更温暖了心灵。在远离家乡的军营，我们通过食物找到了归属感。战友们们的笑声和分享，让西北的夜晚不再寒冷。如今，每年的年夜饭，餐桌上的菜肴远比当年丰富，山珍海味应有尽有。然而，我心中最怀念的，却是秦岭深处那顿特别的年夜饭。

30多年过去，当年的战友早已转业或退伍，散落在祖国各地，但那份战友情依然鲜活。在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们会通过电话或微信彼此问候祝福，共同回忆我们在军营的日子，致敬那段永远无悔的青春和真挚的战友情谊。秦岭深处独特的军营年夜饭，是我们心中永远温暖和美好的记忆。

用深深祝愿
缤纷天南地北的桂香

我的思念拨动琴弦
清晨中午到夜晚
你的祝福摇来花船
每年每月每一天
当万家灯火次第点亮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春满人间

令我们更加激情澎湃

迎着扑面而来的温暖气息
我想说：我守卫着，奉献着的祖国啊
对我从来没有像今天
你这么深情
不仅因为大片拔地而起的楼宇
不仅因为一望无际的遍野葱茏
不仅因为令人目不暇接的崭新风景

站在战位欣赏这片土地
我陶醉于人海中舒展的眉宇
眷恋着一双双清澈的眼睛
那无比坦荡、无比从容的神情

为了这份宁静、笑容与梦想
我们心甘情愿挥洒汗水
心甘情愿奉献青春
攀登新质战斗力的山岩险峰
这其中
更有军功章象征的荣誉
更有界碑般的沉默

在因军歌而更加强劲的春风中
出发吧，我的战友们

军歌向着春天唱

■马正建

放开喉咙
将这钢铁质感的激昂旋律
唱进今年的第一缕春风
脚下的哨位和它延伸出的
营区、操场、广阔原野和繁华都市
会因为这歌声而更加蓬勃而美丽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春满人间

■陈枫

请把思念拍成冬天的请柬
请把祝福送给春天
让脉脉温情
芬芳左右邻舍的花开
让悠悠眷恋
吻甜山前山后的月圆

愿每棵嫩芽都沐浴灿烂
愿每段旅途都唱响春天
用涓涓企盼
温馨河东河西的憧憬

人在军旅

转眼到了除夕，停了两日的雪又下了起来，相较于之前的雪倒是轻盈了许多。那雪仿佛也落在张响心里，久久不化。

俱乐部里热闹得很，连里的训练标兵、体能尖兵不少，擅长书法的却不多。一堆人围着笔墨纸砚，都是看热闹的，没一个伸手去写。张响在心里跃跃欲试，眼中闪烁着不易察觉的光亮，却像杆子似的杵在桌边。战士们正叽叽喳喳，不知哪儿伸出来一只手将他推到桌前。“张响字写得真好，试试去！”是副连长。他的声音嘹亮爽朗。

“指哪打哪发发中，走哪闯哪战战。横批——勇争第一！”一排长字清晰地念了出来。

张响搁下笔，视线扫向一旁的副连长，见他赞赏地点点头，才松了一口气。一排长拿起对联，兴致勃勃地跑到排房门口准备贴上，听二排长调侃道：“让你们排张响也给我们写一副呗？”

一排长吐吐舌头：“那健身房我们用前4天，你们用后3天！”

二排长眼睛一瞪：“你小子，算盘打得真响！”

一时间，连队楼前笑声连连。班长们都围着张响的身边，左问一句右夸一句，说这字写得潇洒飘逸，听得他心里一阵阵发热。

随着炊事班一声“包饺子喽”，大家按照先前的分工，忙活起来。副连长也加入到包饺子的行列里。

“张响，会包饺子吗？过来帮我。”副连长手指沾满了面粉，朝他招手。

“我……我不会。”

“没事儿，很简单的。”

副连长包的饺子精致又饱满，有几个人围过来“拜师学艺”。张响有些笨拙地学着副连长的那套“家传密法”，手中的饺子却捏得面目全非。他低头捏搓那面皮之时，一双温暖的大手覆了过来。在副连长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下，一个圆鼓鼓的元宝饺子跃然盘中。

“来，我教你！”副连长拿了一张面皮，放在他手上。而后，那双长着薄茧的大手扳着他僵硬冰凉的手指，将每一步拆解得清晰明了。

他终于包出了一个像样的饺子，副连长眼睛闪着光似的注视着他：“很不错啊，第一次就能包得这么好，下回你可是他们的师父了！”他经不住夸，佯装挠痒痒，用袖口蹭了蹭脸颊。手不再僵硬冰凉，心也在周围人一声声真诚的赞扬里越发柔软。

吃完年夜饭，已是晚上9点。张响跟家里打完视频电话，正静静坐在一楼楼梯间，听着排房里叽叽喳喳的欢闹

想起文狮少年

■李莎

记忆

回到豫东老家，吃罢鲜掉眉毛的“十大碗”，就该去看文狮子了。

锣鼓“咚咚咚”震颤着大地，白色的老绵羊抵头灯、红色的鲤鱼灯、五彩斑斓的龙灯先行开道，6个耍火球手为文狮子开辟了表演场地。文狮子开演了。槐店镇的文狮子不同于武狮子。它不登高，不斗斗，儒雅文气，岁岁年年讲述着爱民如子的故事。烟花在我身前绽放，我再次于烟火中看到当年的文狮少年。

1947年春，寒风卷着沙河的冰碴子，拍打着土墙。解放河南省槐店镇后，解放军号召村民踊跃参军。彼时，治安混乱，土匪猖狂，村民对解放军知之甚少，只知道过去兵过如蝗，匪过如梳，不敢贸然参军。那天，日上三竿，广场的征兵台依然冷清，沙河支队的马队长急得搓着手走来走去。

突然，“咚咚咚，咚咚咚”街头传来锣鼓声，犹如滚滚春雷响起，那是文狮子的鼓点。村民们忍不住走出家门，尾随其后看热闹。

身披红绿皮毛的“独角虎”和蓝绿相间的“麒麟”先后翩翩起舞，接着，身披黑红皮毛的文狮子压轴登场。文狮子先是忽闪着大眼睛，凝眸圆觉绣翩翩起舞，随后吞食圆觉绣，再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典故。接着，文狮子剧烈地颤抖，演绎文狮子生小狮子的场景。鼓点渐渐密集，小狮子颤抖着来到人间，文狮子为它们舔毛，“独角虎”和“麒麟”前来祝贺。

表演完，16岁的少年李大志把狮头往地上一搁，汗水在头上冒着热气，眼里闪着两簇火苗，清了清嗓子，亮开嗓门：